

我们终其一生，
都在寻找记忆中的他……

熊出没 请注意

如是嫣然

我一直不知道，那一年的雪山，
是你拥抱着我，给我温暖，
一点一点，将我带回人间。

中国妇女出版社

我依然会紧握着你的手，
就算博格达雪山在眼前崩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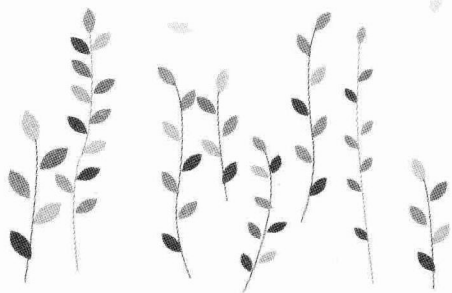
人气作者 **如是嫣然** 全新力作

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唤PK身边点点滴滴的温暖
究竟谁才是为我们穿上水晶鞋的那个人……



熊出没
请注意

如是嫣然



中國婦女出版社



熊出没，请注意 | 目录
BE CARE! BEAR!

001	<i>Chapter 1</i> 一些注定了的相遇
019	<i>Chapter 2</i> 过客般的维尼熊
099	<i>Chapter 3</i> 他是狮子还是熊
183	<i>Chapter 4</i> 甜蜜的纠葛
239	<i>Special</i> 过去的故事
247	<i>Epilogue</i> 尾声

Chapter 1 一些注定了的相遇

[要不是那个清早，我说你好你说打扰……]



那是个上好的晴日，碧天如洗，雪山直入云霄，峰顶掩映在云雾中，神秘莫测。一片雪野在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室人的光，让我几乎不能呼吸。

那个坡就在眼前，我却沒有一丝力气再爬上去，于是我停在原地，伸开双臂，拥抱那高原上的风。冷冽干燥的空气自我的皮肤上划过，鼻尖微微地疼，有细小的积雪被风卷起来，落在我的睫毛上，不一会儿便已经融化，消失在这个世界。

我仰起脸，阳光依旧那么刺眼，雪花却越来越大，我觉得蹊跷，有些不安，下一秒便有隐隐的隆隆声响起，像是闷雷，又像是一部巨大的引擎。

我站在原地，有人在身后大声叫我的名字，像是惊叹又像是悲戚，那声音迅速穿过空气敲打在我耳膜上，回声却在山中响个不停。

卓扬。

卓越飞扬，真是个好名字。

电子牌显示航班终于落地，我开始紧张起来，一双眼睛盯着闸口，不断有人在我身边握手拥抱，终于有人看到牌子走过来，是个年轻男子，穿一件黑色风衣，妥帖考究，完全是小说里写的那种精英，手边拖着一件小小的行李。他大步走到我前方一米远的地方停住，目光在接站牌上稍作停留，随即落在我的脸上，眼中滑过一秒钟的诧异，然后迅速恢复平静。

我堆起职业化的笑容：“蒋卓扬先生吗？您好，我是新辰国旅来接机的小韩。”

他走近一步，剑眉飞扬，星眸锐利，仿佛那种我最讨厌的动物正在审视自己的领地。我立刻觉得这男人气场强大，让人忍不住想要后退。他开口，声音低沉，尾音却轻轻上扬：“来接我？”

我浑身不自在，好像瞬间就已经被他灼人的目光看透，可还是强作镇定，清清嗓子道：“是的，蒋先生，我们的车停在A区，请跟我这边走。”

他跟着我走出到达厅，我立在他身侧，忍不住抬起头看他，因为逆着光，他在剪影里的轮廓仿佛闪闪发光，需要眯起眼睛才能端详仔细。

这场景十分熟悉，仿佛似曾相识，却想不出在何时何地遇见过，也许，也许是在梦中。我的心上仿佛有一滴露珠缓缓滑下，感觉奇怪异常，我不由地快走两步，一只手却忽然搭在我的肩上。

那手掌宽大厚重，好像梦里的那个人，我犹如瞬间被雷电击中，怔怔地望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蒋卓扬皱眉：“韩小姐，我想说……”

“保佑噶噶呛起，通通地为你通通地想起……”

我那BT的铃声又响了起来，忽然觉得尴尬，于是迅速接起来，是一个男人，声音有点严肃：“请问你是来接机的韩小姐吗？我是蒋卓

扬，你现在在哪儿？我怎么没有看见……”

真的活见鬼，蒋卓扬在里面，那现在这只是？

我有点气急败坏，转过脸问那人：“你叫蒋卓扬？”

他点头：“是，可是我没有委托任何人或者机构来接机，包括新辰国旅。韩小姐，我想，你弄错了。”

“你为什么不早说！”我有点崩溃，转身朝着到达厅奔去，并没有注意到他落在我身上的，不寻常的目光。

正牌蒋卓扬年过半百，头秃肚凸，站在看起来有些空旷的到达厅里，有点可怜兮兮。不过这位胖大叔十分善解人意和蔼可亲，听了解释之后立刻开始同情我的乌龙遭遇。我十分殷勤地帮他拖行李，外面阳光依旧，那个帅哥蒋卓扬早已经不见踪迹。

因为心虚，一路上我十分聒噪地向这位蒋大叔介绍市容风光周边景点以及各类特产，这只蒋卓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惊叹的笑声。我放下心来，有惊无险。

做这行这么些年，真真明白了什么叫客人是上帝，伺候不好上帝就意味着没有差费没有佣金，所以每一位“大爷”我都不敢轻易怠慢。昨天那个团在景区酒店住到半夜忽然停了暖气，二十几号人把账算到旅行社头上，经理让我拎着两瓶五粮液去摆平，那万恶的领队给我斟了满满一口杯，用老佛爷招呼小太监的语气对我说：“韩导啊，我们的记性好不好，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我无奈，只得把那烧刀子一口吞下……想到这里，胃里现在似乎还有大量酒精残留，正在灼灼燃烧。

折腾到酒店已经接近中午，这间本市最牛的酒店叫做天凯，去年三月刚刚通过认证，成为传说中的钻石五星。大堂像一个硕大的玻璃屋子，阳光肆意地洒在每一个角落，音乐优美柔和，耳边似有小溪潺潺流淌。

正牌蒋卓扬大叔此次来本市是参加GBS公司的年会，找到报到处，

帮着他办完手续，我T恤里早已经出了薄薄一层汗，长出一口气，终于顺利完成任务，于是我转身离去。

大堂的旋转门玻璃明亮，我却忽然觉得灰尘铺面，因为我又看到了那只讨厌的狮子，害我差点儿漏接的蒋卓扬。

依旧是黑色风衣，衣角被风吹得扬起来，看起来甚是意气风发，他伸手打车，姿势很是漂亮。我撇撇嘴，衷心祝愿他遇到某无良司机，然后被狠狠痛宰。

天依旧阴着，我痛恨这样灰蒙蒙的春天，司机发短信说他还要继续接飞机，于是我缩着脖子穿过酒店门前偌大的广场去过马路。

路上的车并不多，只是待我过马路过到一半，绿灯“咻”地亮起来。我懊恼，有车自身后几乎是擦着我衣角开过去，我立在路中央，索性等着下一次红灯。谁想到忽然来了一阵大风，脖子上的丝巾立刻随风而去，落在身后不远的路上。

我望着急急驶过的车子，心里踌躇，离我那丝巾三十厘米远处是一摊污水，再来一阵风，这条新买不过半个月的小宝贝就会完全报废。正在挣扎，忽然有车子停下来，我抬头望着绿莹莹的信号灯，然后迅速上前拾起丝巾，之后呆呆地看着那辆车平稳起步，开离我的身边，消失在我视线。

我没有看清这位绅士车主的脸，只看到车牌上令人难忘的四个数字，9527，虽然这数字窘了点儿，可是不得不承认，绅士的车就算是绝尘而去还是那么的帅……

跳上回家的公车，手机铃再次响起，一按下通话键便有狮吼自听筒传来：“韩贝尔！你要再不接老娘电话我就冲过去把你弄回来……”

分贝太高，回声巨大，我忍不住让手机离开耳朵十几厘米，这位自称老娘的河东狮大人不是别人，正是不才在下韩贝尔的家母，我名正言顺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正牌老娘孙秋香女士。

雪已经在一起了。”

我没有哭，没有闹，只是冷静地端起那盘意大利面，用我校篮球队小前锋的技术拍到陶然脸上，那个叫小雪的长发美女立刻尖叫起来。气氛良好的咖啡店一片哗然，陶然把面条从脸上剥下来，气急败坏道：“韩贝尔，你真是不可理喻，你看看你，浑身上下有一点像女人的样子没有，从来不穿裙子也不穿高跟鞋，你这么粗鲁有人受得了就奇怪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不思进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只想骗钱混日子，跟一头没大脑的熊有什么区别……唔……你干什么！”

他闭了嘴，因为我拿起那杯水果茶从他头顶浇下去，水和着酱汁印在他的白衬衫上，样子狼狈极了，我一字一顿地说：“你这个王八蛋！”

一无是处没大脑的熊也有自己的骄傲，虽然现在已经被这个混蛋戳了一个硕大的洞。

这么荒谬的场景我一分一秒也不想看下去，转身进了洗手间，关门上锁，仿佛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气，有酱汁滴在我白色针织衫上，看上去十分碍眼，我打开水龙头试图洗去上面的星星点点，可是却怎么也去不掉那顽固的痕迹，我愈发用力，眼泪在脸上蔓延。

有人在外面敲门，我不想理会，只顾着看着水流默默流泪，强迫自己不能哭出声，即便面对这样不堪的情景，我还在想要保存最后一点尊严。

仿佛过了很久，我用水洗了把脸准备出去，虽然狼狈，虽然丢人，可是我不能躲在里面一辈子。拉开门却发现一脸厌烦等在门外的那个人格外眼熟，分明是早上那只讨厌的狮子——蒋卓扬。

他看了看手表：“十五分钟。”

我一看到他就莫名心虚，于是先声夺人：“十五分钟怎么了？谁规定上洗手间有时间限制啊？”

那蒋卓扬哼一声：“小姐，你待在男洗手间十五分钟。”

Chapter 2 过客般的维尼熊

[你只不过是个过客，我有我的幸福时刻。一片记忆随风过，不在意你怎么说。]

—

小T的相亲级别出奇的高，天凯顶楼的旋转餐厅，可以看到这个城市著名的翠湖和无比绚丽的夜景，只是我们这样两男两女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怎么看都让人觉得诡异。

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面前的香蕉船上，直到我对面的那位男士说：“韩小姐，你觉得呢？”

“啊？”我慌忙看向小T寻求帮助。她懒懒地说：“他弄不懂为什么女人都喜欢穿高跟鞋。”

我点头，转过脸甜笑：“因为她们爱得太过卑微，要穿上高跟鞋才可以跟你们比肩。”

小T一边鼓掌一边咯咯咯地笑，连声说：“贝尔，没看出你是这么一朵油菜花啊！”

也许是我们声音太大，我看见有邻桌清俊男子转过脸来打量我，

目光落在我的脸上，像在看一面深渊，心中有小小的自得，虽然只是转瞬间便消失不见。面前的那个人也笑起来，小小的酒窝若隐若现，像一只维尼熊。

后来的时间属于我跟维尼熊，我们从安房直子说到《傲慢与偏见》，又从达西先生说到《恋恋三季》，后来又转到科莱特身上，最后我们都对某个老牌子山花蜜赞不绝口……我看到维尼熊眼睛里闪烁的光芒，那里面只有四个字——相见恨晚。

我依照惯例起身去洗手间，还做鹌鹑状朝着维尼熊欠了欠身，谁承想刚站起来悲惨的事情就发生了。

慢镜头回放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拿着苹果派的小女孩带着看到大蘑菇的眼神跌跌撞撞向我奔来，还没来得及反应我便被她撞个满怀。我闻到了浓烈的苹果香气，整个过程不过三十秒，而这个美好的夜晚也在此刻戛然而止。

小朋友立刻坐在地上大哭起来，邻桌那清俊男子立刻起身扶起小女孩，闻声赶来的孩子父母不住道歉。

我脸上挂着惨淡的笑，望着胸前那一片果酱。小T借给我的银灰色高跟鞋已经接近阵亡，此刻的我恨不能立刻找个地方把自己洗干净，然后提醒自己看到幼齿生物一定要远离。

正想离开，那清俊男子却说：“等一等。”

我怔怔看着他，只见他掏出手帕，俯身擦去我鞋子上的污迹，那一刻我的小心肝砰砰狂跳，仿佛不能自己，我受宠若惊地道谢，那人只是微笑，并不言语。

站在烘手机前扯着胸前的布料，我忍不住想，我明明已经度过了二十五岁的生日，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八卦乌龙事件，为什么总是跟洗手间这么有缘？

正在思索间，我在镜子里看到有人从男洗手间里出来，停在我身边的烘手机前。那人身形高大健硕，那眉毛那眼睛那张万恶的脸都跟

而此处的善见城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美丽地方，后来却因为战乱湮灭于地下，被后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所以又被称为小孤城。根据史书的记载，小古城的经济十分发达，城市繁荣人居安定，只是现在，一切都归于尘土，不复存在……”

看众人听得很是着迷，我十分得意，只是那蒋卓扬安静地看向窗外，像是若有所思，不言不语。

我清了清嗓子，继续道：“关于这座美丽城池，还有一位美丽公主的传说，这位公主智慧超群，美艳无双，是国君的掌上明珠，某年战乱四起，胡人军队兵临城下，叫嚣只要交出公主便撤军，否则血洗善见。

国君誓死不从，善见被包围了二十余天，几近弹尽粮绝。公主毅然走下城门，胡军首领随即带着公主离去……”

话音落下，我听见有人在叹息，一直沉默的蒋卓扬却开口：“故事也许不是那样。”

“什么？”我迟疑，“蒋先生，您有什么问题？”

他的声音和语调都极其淡然，眼光落在我的身上，嘴角微扬：“也许，那位公主在微服出游的路上遇到了胡人王子，王子一见倾心，公主却毫不在意。善见国王要把公主嫁给天朝皇帝，那位王子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

我浑身发冷，胃里泛酸。这头臭狮子的想象力未免太过丰富，不去写小说骗点击真的是太太可惜，这样的故事编出来，真真狗血天雷虐恋情深啊！抖落一身的鸡皮疙瘩，我再次挂上一脸甜笑：“这真是个好故事。”

离小古城越来越近，我的心情却愈发忐忑。这地方是冷门中的冷门，我已经有太长时间没有来过，已经不记得卖门票的窗口开在哪边，心中想着等车停好一定要第一个冲下去。

还好还好，到了景区大门外，这群人只顾着拍照，没有人看见我

焦急地寻找售票处。带着他们走进城门，我伸出手臂比划道：“这便是中央大道，两边全是民居，而官衙和寺庙则在古城的深处……”在城中随便转了一圈之后已经到了中午，我松了一口气，总算安全过关。

返回的路上却有人对我发问：“韩导啊，那个房子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孔啊，是怎么回事啊？”

我傻了眼，导游基础书上从来没有说过那一个个小洞是什么东西，只好支支吾吾地说：“这个啊，这个是在战争的时候被箭打穿之后的痕迹啊！”

那人一脸了然地点头：“对哦，你刚才说小古城是毁在战火中的，可见当年战争一定很惨烈……”

话音刚落，便听有人“噗”的一声喷了一口水，我转过脸狠狠瞪过去，只见那只臭狮子正取出纸巾擦脸，表情似笑非笑。

中午在景区的餐厅吃饭，环境还算好，只是司陪餐几年如一日地难吃，司机早早吃完回去检查车子，我看见有人在我对面坐下，放下一只可乐在我面前，眼中带着若有似无的笑意，轻声说：“你有几年没来了？”

我不答话，他却正色道：“你当年导游基础怎么学的，房屋上的小洞其实全是木雕，‘文革’破四旧的时候被红卫兵们拿来当柴火都烧了，万箭攻城……你以为是拍赤壁啊。”

那语气极淡，可是我听得出里面的嘲笑和戏谑。我转过脸，觉得自己现在无比需要一把扇子冷静冷静，因为我真的恨不得使劲摇晃那瓶可乐，然后喷他的脸。

回去的路上大家睡得东倒西歪，CD里梁静茹无比认真地唱：“我将眼泪流成天山上面的湖，在你疲倦时能够扎营停住，羌笛声，胡旋舞，为你笑，为你哭……”

我忍不住想着臭狮子说的那个故事，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传奇都有不为人所知的一面，那位王子，他费尽心力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不知

米粉热烈展开。我说：“这家米粉真该上什么城市美食地图，医学院旁边有家烧烤店，五花肉烤得相当好，再来一小杯清酒，让人觉得人生真美好。”

“大叔家的打糕也很好吃，酸梅汤我很喜欢。”

我用惊喜的目光望着他，继续说道：“那个那个，梨花巷有家蛋糕店……”

他“哦”了一声：“一间蛋糕店？老板娘跟名字一样有趣，她们的椰蓉老婆饼每天限量供应。”

我心情雀跃，恨不能发出日剧里欧巴桑的那种咯咯咯的笑声，这枚看似才俊的帅哥原来是吃喝路上的同道中人，让我对他又多了几分亲切。

酣畅淋漓地将那份超辣的牛腩粉吃完，他忽然开口：“韩小姐，你一直都是这么能吃辣吗？”

我迟疑又错愕，他却伸出手指了指我胸前的导游证，巨丑无比的爆炸头照片上写着清晰无比的三个字：韩贝尔。

“我叫方道，很高兴能在这里再次遇到你。”

他手指修长有力，指腹上有点点薄茧，我轻轻握上去，掌心微痒，仿佛心中也涌起了阵阵涟漪，像是瞬间被什么东西击中，真像是小言里才会有的场景。

我的心中正在酝酿粉红色的大泡泡，BT铃声却再次煞了这美好的风景。号码陌生，我想了想还是走出去接起来，一个陌生的男声说：“韩导啊，我现在上吐下泻好严重，你能带我去医院吗？”

原来是早上那个团的客人，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大了起来，连声说我马上到，慌忙跑去结账，可是收钱的大妈却说：“小方已经付过啦！”

我转过脸望向那张桌子的方向，可是却怎么也寻不到方道的身影，看来这声再见只有下次重逢的时候再说。

落里，目光如炬。

按照定律，整个城市又贵又难吃的餐厅全数聚集在医院和车站附近，可是这间医院附近的粥铺有不错的好味道，白粥，花蟹粥，皮蛋瘦肉粥，粥的热气掠过我的脸颊，在夜风中凝结成水，好像为谁落下的眼泪。

这个时候的急诊室并不安静，有人轻生未果，一边洗胃一边大哭大叫，我拎着热粥走在大理石的地板上，影子模糊，足音清晰。

来到观察室门口，正想推门进去，却被人大力拉过身体。我扭头看，却是陶然的新欢那位叫做小雪的长发美女。美女眼睛和鼻子都是红的，挥舞着小拳头对我做义愤填膺状：“你这个女人怎么回事啊，陶然现在爱的是我，就算你端着热粥献殷勤他现在也不爱你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凝视她的眼睛。美女被我觉得有点心虚，声音又高了几个分贝：“你这种又老又丑的大龄剩女，怎么这么没脸没皮啊！”

我轻笑一声：“原来他给你的安全感只有那么一点点，让你不得不把我这个又老又丑的大龄剩女放在眼里。”

美女开始气急败坏，抡起胳膊就朝我招呼过来，我背后便是墙壁，再也没有了躲避的余地，幸好有人大力将我拉开，像豆荚保护一颗豆子，紧紧把我搂在怀里。

我转过脸，看见蒋卓扬抿紧的嘴角和隐隐散发的怒气，他握住我肩膀，对小美女说：“小姐，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美女面露嘲讽：“原来这么快就找到第二春了啊，那么你出现在这里干什么？难道不是难忘旧情？”

“对不起，”我从蒋卓扬的怀里挣脱出来，立在小雪面前，我看见了她晕开的眼线，残脱的粉底，我清清嗓子，“我不能说我已经忘记，但是陶然这个人的种种的确已经跟我没有关系，还有，请你不要觉得自己在我们分手这件事上起到了什么重要作用，我想，即便不是有

你，我们仍然会分手，因为我们都已经厌倦。”

美女的肩膀瞬间塌了下去，我径自推开病房的门走进去，老佟喝着白粥很是欣喜，我把留给蒋卓扬的那份皮蛋瘦肉粥放在床头柜上，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忍不住问：“还好明天是中午的飞机，蒋先生为什么不跟你们一起回去？”

老佟埋头在白粥里，抬起脸来用模糊的声音说：“他啊，他刚从国外回来，听说要留在这儿工作。我们也不太熟啦，混一个群而已，那天我们一起吃饭说要去小古城玩，他就说他也去，就这样我们团队就变成六个人了。”

我了然地点头，心中有个诡异的念头，好像这头狮子是故意参加我的团队，这个想法转瞬便被我自己狠狠推翻，真是想得太多。

老佟喝完粥沉沉睡去，我轻轻推开病房门走了出去，夜凉如水，蒋卓扬靠在吸烟区的墙上，高大的身形像一只巨大的阴影。我慢慢走过去，面无表情地开口：“如果没有什么事，我想回去了，刚才的事，真不好意思。”

他了然地点了点头，缓缓开口：“你还在恨他吗？”

我差点儿笑出来，这位兄台在这种时刻问这样的问题，真是矫情得要命，可还是一本正经地回答他：“已经是路人了，应该用不上恨那么激烈的情绪。那天在美好时光，我那样爆发是因为他不该侮辱一头熊，只有这样而已。”

他很久都没有说话，走廊里的灯光很亮，可是蒋卓扬的脸却如隐匿在角落里的面具，大片的阴影代替了所有的表情，本应该陌生，却异常熟悉。

我转身离开，却听蒋卓扬在我身后出声：“等等，我送你回去。”

我实在是不想再跟他有什么交集，退后几步正色道：“谢谢蒋先生，我自己可以回去，请您留步不必送。”

他皱起眉，只是问：“为什么？这么晚你一个女孩子不安全。”

“哈！”我忍不住笑，“蒋先生，你在我身边才是最大的不安全。难道你没有发现，只要你一出现，我就会倒霉？接机接错人，进错洗手间，相亲时弄脏衣服，这夜蹲在医院居然会遇见来找麻烦的前男友的现女友……我真的不想跟你‘再见’了，我们就此别过，往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最好是后会无期。”

蒋卓扬的神色瞬间黯淡下来，变得有些阴鸷，仿佛是无意识地重复着四个字：“后会无期？但愿。”最后那声但愿实在是低不可闻，但还是清晰地落在了我的耳膜上。他仰起脸笑了笑，点点头对我说：“好，就这样吧。”

我迅速离开医院打车回家去，路上忍不住腹诽，姑娘我什么时候需要男人送来送去啊，有时候下团已经是三更半夜了，还不是照样自己打车回家，像这头臭狮子这样的扫把星，还是离得越远越好。

深夜的小区安静极了，樱花在夜色的映衬下仿佛会闪闪发光，像是一片粉白色翻涌起伏的浪，忽然有风吹过，于是我很煞风景地打了两个喷嚏。不晓得谁又在骂我，连半夜都不让人安生。

第二天中午送完飞机我立马回旅行社报账，刚进大堂就接到老爸的电话，声音可怜兮兮：“贝尔，晚上回来吃饭吧，你妈这两天又发神经了，哎，你回来劝劝吧。”

我一头黑线，发神经了还叫我回去，明明是叫我当炮灰，老爸你真的是太没革命友谊了……虽然这样想，嘴上却还是答应下来：“老爸，你顺着她一点儿呗，太后最大啊。”

好容易安慰完暴走抓狂的老爸，谁知道电梯一打开就看到每个办公室都在紧张兮兮地收拾东西，文件散落一地，走到特种部门门口情况更加严重，随便拉着一个人问情况，人家一脸你是外星人的表情，说：“你不知道啊，大老板卷着钱跑路了！咱们旅行社要关门了！赶快收拾点你自己的东西顺便准备简历吧！”

发现了大蜂窝，不住拉着我的手介绍各家七大姑八大姨的侄子外甥。

在她们眼里，一个二十五岁还没结婚的女孩子是值得同情的，如果她恰巧失恋又失业那简直是天大的惨案。

果不其然，我坐在酒店偌大的包厢里，不断地接受来自各方的亲切慰问，大姨妈甚至还夸张地把我面前的小碗堆成了山，口中不住念叨：“孩子别伤心，工作再找，男朋友多得是，等下你表姐姑姑家表弟的堂哥来了我介绍你们认识……多吃点儿，看你都瘦了……”金色的小茶壶上映出我肥肥的包子脸，如果这样还叫瘦，那她一定是以熊的标准衡量我的身材。

表姐的宝宝是个白胖的男孩子，粉嘟嘟的一张脸，一直在睡，梦中挥舞着小拳头。我忍不住想，二十年以后他大概也会为一个女孩子等待焦急，也会有女孩子为他伤心哭泣，真奇怪，各人的道路完全不同，但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

大家热络寒暄，我埋头大吃，某次抬头不经意的一个刹那，我看到有人正微笑着凝视着我狰狞的吃相。姨妈的声音自我头顶传过来：

“贝尔啊，这就是你表姐表弟的大堂哥，江轶渊。”

我被吓得差点儿呛到，江轶渊将水杯推给我，柔声说：“婶婶，我们见过。”

姨妈脸上笑意更深，追问道：“见过啊，真的是有缘分啊，在哪儿见过呀？”

我生怕江轶渊一本正经实话实说，可是下一秒钟我还是听到了那个可怕的词汇自他口中说出：“相亲的时候……”

一口滚烫的茶水被我含在口中，险些没有喷出来，只听江轶渊用貌似无比愉快的声音补充道：“可是贝尔后来一直没有跟我联络，让我觉得自己没希望了。”

姨妈简直要捂住嘴“哦呵呵呵呵”地笑了，一手抓住我的手，一手拍着他的肩膀，眉眼里全是掩不住的笑意：“这不就又有希望了，贝